

日記文學叢選

日記文學叢選

語體卷

阮无名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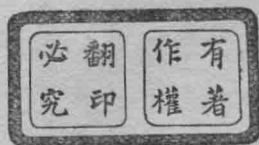
上海南强書局版

中華民國廿二年六月初版發行

日記文學叢選

語體卷

實價大洋八角五分



編者 阮无名

發行者 南強書局

印刷者 南強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
公益坊卅八號

南強書局

序記

編完了『日記文學叢選』『文言卷』以後，繼續的挑選出若干篇語體的日記，另成「語體卷」一冊，這在前書未着手以前，是已計劃定了的。現在「文言卷」已經印行，「語體卷」排版也竣事了，最後的事情，依舊是寫一篇介紹全書內容的「序記」。

「語體卷」的編選，是一件比較難的事，主要的原因，就是語體日記的選本，在坊間已有三四種，重複選錄沒有必要，不加擇別的採用也非所願。所以，在着手之前，我打定了主意，第一，不重選，第二，不濫選，要是沒有好的材料，這部書寧可不出。可是，經過相當的期間，這部書居然給編成了，且有不少的新作品，在編者，真是感到不盡的快慰。

如果把本書所收的日記分卷，是不妨把它釐作四卷的。第一卷，紀遊日記；第二卷，社會考察日記；第三卷，私生活日記；第四卷，讀書日記：在體例上，大體是完備的。

第一卷收稿三篇：

『北戴河一週間』這篇日記，發表的很早，因為『晨報附鑄』的不易搜尋，而作者又未輯集，是難以看到的。而作者發表了的日記，也祇有此篇。今年，以偶然的機緣，買得『晨附』數十冊，中有日記數種，這是裏面最好的一篇。女作家所作日記，謝冰心的『遊美日記』（見錢編『語體日記文作法』南強版）與本篇，可說是兩篇代表作。

鍾敬文所作小品甚多，所發表的日記，也僅只『海行日述』一種。在他最近發表的自敘傳『過去生涯的輪廓畫』（『藝風』第四期）裏，有這樣的一段話：

在過去的某時期內，我曾經傾倒了全生命的能力，去眷愛一個生長在南洋的女

子。但結果是失敗了。我的不好的境遇，使她僅能以「同情之淚」來相撫慰——不，她的意志，能命令她以「冷酷的忍心」自制而棄絕了我！我雖然不免爲了她發狂，爲了她深重地患着神經病（直到現在，我的身體，並未恢復到原有健康的地步），但在這事件上，總算得到一個結實的教訓了。我深切地體認了所謂「愛情」這一類精神產物的誕生和持續，在現代社會裏，至少不是全無條件的明白一點地說，它不是怎樣地超然於「物質的基礎」之上的！

如果『海行日述』裏的對象，就是這一女性，那麼，這一段文學是足以參閱的，特附抄於此。

清末三十年思想界的權威梁任公，用日記體所寫文字，似未曾見過。本篇是從其『近著第一輯』第一卷『歐遊心影錄』『倫敦初旅』章裏挑選出的。日記文的寫作，固以記日體爲主，用隨筆式者也很多；這就是一例。

第二卷所收也是三篇：

郭沫若用日記體所寫日記，已發表者，至最近爲止，祇有兩篇，其一，是插收在『行路難』裏的『新生活日記』（錢編『語體日記文作法』已收入南強版）。其二，就是本篇——

原題做『到宜興去』。前者是牧歌似的個人生活的記錄，後者却是社會生活考察的記錄。高歌的『洛陽日記』，所記雖僅是五日間事，以個人爲中心，但整個混戰時代的民衆生活，是令讀者可以看到的。在『晨副』上，尙有劉楚賢作的『南歸困陷信陽兩月記』一篇，描寫混戰時代的民衆生活，較此更爲深刻。因發現較遲，不克排入。將來很想把這一類作品搜集起來印一本書，叫做『塗炭日記』，也可算是我們的『光榮的史跡』的一種。

『京滬五日間』原名『從南京到上海』，著者巴金。全篇雖以個人爲中心，但裏面是反映了「一二八」滬戰初期的社會生活狀況的，在南京，以及在上海。原文日期未另行標出，是編者所改動。此外，尙有單行本『海行』（新中國書店版）一種，係隨筆體，記赴法經過。

第三卷收四篇：

周作人的『苦雨齋一週間』是一九三二年發表在『現代』上的，也是苦雨翁已發表的唯一的一日記。文字簡鍊，富有田園詩人氣分，頗有古日記風味。讀過本書「文言卷」的人，對此說明，當能有同感。

『船中日記』發表在本年的『東方雜誌』第四號上。作者魯彥是被稱為最善於描寫農村小資產階級的小說家（見矛盾的『王魯彥論』、『小說月報』第十九卷）。他所發表的日記，據我所知，也祇有這一種，是一篇心理描寫的日記文。

郁達夫的『日記九種』早已風行，無待介紹。本書所收『滄州日記』與『水明樓日記』兩種，是他一九三二年的日記，發表在『達夫全集』第七本的『懺餘集』上，是較之『日記九種』進步的作品。第六本『薇蕨集』所收的『傷感的旅行』也是一篇日記式的紀行文。

『徐志摩日記』在新月書店的出版預告上，登載已經很久，惟迄未見出書。本篇所收，

係發表於『時代畫報』上者，是全書中的兩則，前有序語。量的方面雖不多，但讀者同樣可以看到志摩日記寫作的體例與方法的，所以一併選入。好在全書不久總可出版，這一缺陷到那時是可以填補的。

第四卷所收也是四篇：

魯迅的『馬上日記』、『馬上支日記』（均見北新版『華蓋集』）兩篇，選者已多，但大都是節本——專節生活記錄部分。本書力避重複，特選其關於讀書方面的材料，加上所作『夜記』合成此篇。要是讀者們愛讀作者日記的話，最近出版的『兩地書』（北新版）也是可以當作日記讀的。

胡適所作日記，已刊行的有『廬山遊記』（亞東版）『胡適文存』三集，新月書店單行本）一種，已有兩日記選本採用。本篇是從『胡適文存』中選出的作者讀書日記的一部分，由編者加上總題名。讀書日記寫作方法，隨筆體是主要的方式，即此可作一例。

顧頡剛的『寫歌雜記』全文附載在『吳歌甲集』後，此書在海上書肆及圖書館中均難覓得，因此，祇得選出在『語絲』及『古史辨』裏發表的部分，輯爲本篇。此種讀書日記的方法，較之前兩種是較有興味的。

俞平伯所發表的日記，用記日體的，有『山陰五日記遊』（開明版『雜拌兒』）一種，是用文言作成的。所作讀書日記則甚多，都散見在『雜拌兒』、『燕知艸』（開明版）兩書裏，本篇是『燕知艸』裏的一篇，原發表在『東方雜誌』上，可說是一部關於讀書的讀書日記。

『日記文學叢選』「語體卷」的內容約略介紹如上。至於所收各篇日記裏反映着的各家生活思想的批判，則請待諸讀者自己，好在實際資料的提供，在本書裏，已經是相當有了。

編者 一九三三年四月

日記文學叢選 語體卷

目次

序記	編者		(一)
北戴河一週間	陳衡哲		(一)
海行日述	鍾敬文		(一三)
倫敦初旅	梁啓超		(五一)
災區視察日記	郭沫若		(六七)
洛陽日記	高畝		(一一九)
京滬五日間	巴金		(一三九)
苦雨齋日記	周作人		(一七五)

船中日記

魯彥

(一八一)

水明樓日記

郁達夫

(二〇一)

眉軒瑣語

徐志摩

(二三七)

日記與夜記

魯迅

(二四五)

讀書日記

胡適

(二七五)

寫歌雜記

顧頤剛

(二八九)

孟子解頤零札

俞平伯

(三一七)

附錄

張資平：歲望小農居日記

(三二九)

北戴河一週間

陳衡哲
作

「北戴河一週同」原名「北戴河一週遊記」，載北京晨報附刊，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版。署名沙菲。時該刊編者爲故詩人徐志摩。後五日，即六日，任叔永又發表「紀遊」（好事近五首），因相連繫，抄錄於次：（一）幾日苦炎塵，來向海天逃躲，不道半天風雨，又清涼難過。晚來風定雨仍瀟，更倚欄閒坐；且喜明朝晴好，看綺霞如火。（二）徹夜夢魂驚，不辨雨聲濤咽；曉起攀帷先慰，有風來西北。果然雨霽月華明，雲斂遠山碧；攜手海濱徐步，正閒花爭發。（三）昨夜徙方櫳，本與朝暾無約；今早曉窗驚起，看滄波金躍。弄潮直待午潮平，不怕炎威虐；要倩日暉烘暈，添朱顏微薄。（四）午醒一事無，驢背任饒徐淚；豈有灞橋詩思，但朱樓華日。蓮峯西起稱閒遊，來往不閒密；小憩前山亭上，待松間月出。（五）驢背緩歸來，山畔晚烟凝碧；回首烟波千頃，又飛銀流白。今夜決與月同眠，移榻向前躋；臥看夜帆三兩，渡琉璃無跡。

八月十五日，星期日。

早七時，同叔永自京寓赴東車站，見二等車中滿是外國兵士——似乎是法國兵。他們不準我們上車，但這輛車並不是他們包定的。我想與他們分辯一下，但是回頭一想，他們的舉動，豈不恰恰適合我們現在的國情嗎？所以也就不好意思去責問他們了。結果是我們在飯車上找到了一個坐位。坐在我們對面的，是一個加拿大的律師。他很恭維中國，尤其是北京的建築；因為他在中國的日子很少，所以他對於中國的美夢，似乎還不曾驚醒。

車于八點廿五分從北京開行，沿途高粱滿野，綠楊夾道，小橋下流水潺潺，大有江南風味。下午四時半車抵北戴河，大家下車，換乘了一輛到海濱的小火車。到海濱之後，再乘人力車到東山的東山飯店。此時我一路上担着兩件心事：其一，是怕那裏沒有中國游人；其二，是

怕到了那裏看不見海。第一個恐懼的原因，是因為現在中國的幾個避暑地方，差不多都是由外國人開闢出來的，所以他們在那裏便以主人自居了。他們見了中國人，似乎便說，『這是我們的地方呵，你們居然也學着我們，到這裏來避暑嗎？』這容許是我的神經過敏，但這個感覺既然存在，你又有什麼方法能把他騙走呢？但是，假使那裏多幾個中國人，你心裏至少可以覺得自然一點。到了東山飯店以後，果然見有好幾位中國人；侵入外國地界的不快感覺，總算是消滅了。第二個恐懼的原因，則凡是有過愛人的人，都能了解的。假如你有一個心愛的朋友，已經有六年餘不見了，而現在忽將與她重見，那你將有怎樣的一個感覺呢？你的第一個念頭，豈不是恐懼她將不在那個指定的地點等你嗎？我已經有六年餘不曾見海了。記得有一年在上海，爲着要看海的緣故，特爲跑到了吳淞去；但結果只有失望，因為在吳淞口所能見到的，只有那黃濁的江水而不是太平洋的海水。我此次到北戴河來的唯一目的，便是看海；而北戴河也果能不使我失望；因為看呵！那展鋪在你眼前的，可不是六年來縈繞在你夢寐的大海嗎？那蒼蒼的，浩漫的，弧形的一片汪洋，立刻使你回想到那個漫無涯際

的太平洋。他是那樣的平靜，那樣的從容，那樣的滿而不溢；他豈僅僅爲你盪滌一點塵氛俗慮？他的偉大與恬靜，豈不是我們生命的最好模型？車子曲折的前進，這弧形的蒼海也在旁邊伴着前進；他有時汪洋一片，完全露呈在我們的眼前；有時在林端和綠葉之間，出沒隱現，直把我們一直引到了東山飯店的門前。

東山飯店的建築和設備很不好，但飲食尙不錯——不過在清潔上也很不注意。住在那裏的人，無論是中國人或是外國人，都不是愛時髦的；並且飯店中十時半即熄燈，所以倒還清靜，不像住在北戴河飯店的人，要被歡聲舞影擾得通夜不能安睡。

晚餐時遇見清華校長曹慶五夫婦。飯後即由曹君領至海邊一看。那時忽然密雲滿佈，海濤奔騰；雖沒有星月的光輝，然在黑暗中靜聽海潮，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趣。在海的对岸，遠遠見有電燈一長列，閃耀如明星，據說那燈光來處即是秦皇島，由此前去是很近的。

八月十六日，星期一。

早起風雨交作，海波洶湧，舉眼遠望，不辨是雲是烟還是波濤。在這樣天氣之下，游水散